



戴刻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第五冊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葉茂叔之淮安序

卷之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送曾士弘序

送州判吳君還番陽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脩序

贈黃彥實序

送龔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送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為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
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
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
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
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
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

其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為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為不仕而為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為仕者皆為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為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抗有吾黨屠存博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為今人之

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教授之以官翺翔而不就迨于今茲又授之為娶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為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

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奚審越之賢不免於叩牛而嗟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為儒則其處也唾壺而塵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為子弟僕後在道塗為少賤負載在庠序為生徒隸習其勞逸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為官吏者治人以政為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太然於心者哉存博行矣異時娶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為東萊之學而不愛者乎存博問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弦歌舞蹈揖遜聚習於其中亦或以兼他用如養老習射獻賦聽訟之類非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為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宦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

名行古人不可專之教問其年不必尊也致其仕非必舊也索之一旦而推而位之衆人之上決疑請益者四面而至此非才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夫學可以配先漢之齊魯明經師其誰堪之而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魯明經師之學不常有於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有師則取之於人行而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暇皆善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詞賦為稱職古之師儒教人之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顧其疎密淺深之有所據依猶足以為無法之法通

都大府千萬人之聚據高坐者一語不酬則鄙咏味焉至於刮席坐針棼然不容其身而已嗚呼難哉思陵為浙中文獻之國游儒寄士冠摩轂擊居學官者以為尤難夫惠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縉紳常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為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為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歆贊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歲齡以孤雛隨

毋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
例請為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
忘本之義夫為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為則
法不信知其為禮而有不書於鄉黨故奮則言不忠
然則以廷王之可為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
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咕囁而攄諸題篇之末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為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
為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為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
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

人未嘗一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
而欲之安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濟之
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絕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
也於是為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湏則往往
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
止於一官非天下衆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為難
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撿捉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
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
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為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
沉寄歲月於其間大憲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

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侯人趣行于塗。姻黨載
餞于郊。見之。幾有感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
敢自謂無媿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
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國
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惧其不足也。
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
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媿且惧乎哉。且今天
下。內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
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
而隳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
道乎哉。余聞其言。為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疇
昔。亦嘗容易為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
其官。如余之不思而為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
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為也。而獨能思之。
余知元仁之職易稱。而居之真無媿矣。吉水異時。於
廬陵尤為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
為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說叩焉。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致者。起棲先生。文叔。文叔與
慈溪杜先生醇。一時俱為鄞令。王荆公所尊。禮文叔。

終慶曆中其門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
趙教授范氏舒文靖公元貞荆公為政以經義設科
取士奉化去開封遠文叔之徒多不屑仕至渡江久
之乃稍、有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每試與江浙閩
湘之士群造于禮部若辟雍習詩者望其風不敢與
奉化齒主司第甲乙或至榜中連題奉化五七輩然
後及他州公論莫不以為當然數十年間名字膾炙
藉藉於諸人之口李秘書景平楊博士子猷黃知群
義甫杜常平叔範其尤著也四家之中李楊黃嘗互
朝位望相埒而叔範官若不逮然獨有才子弟其名

裕字子問者才尤奇奉化後來言詩遂推子問稱首
又以為諸老先生之澤於此未絕而天之酬杜氏者
庶其在是幾無何舉罷三百篇之策學者黜為空言
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楊黃者亦皆逋播蕩析
子問不得已携其耿、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賚客適
知其名左館右穀既而為之薦進於當塗假之文學
掾之階而強之仕於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慮於仕也
而不能無慮於祿悅首束衽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
赴焉人或以為子問喜余曰是未足為子問喜也余
鄉人之所期子問於杜氏與諸老先生之澤殆不止

於是也雖然子問之年非甚高而衰也人之於子問其知之亦非曰止於是也然則子問之於杜氏之於鄉之諸老先生之澤猶可期也於其行遂酌酒以壯之而文余言據而書之以為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儒者杜孟傳其先蜀人劉氏也於前溪先生巨濟為八世祖巨濟之孫為文節公德修西南學者因而尊稱之為後溪先生者也其家世文學風操余知之稔矣己亥庚子歲俱去鄉閩僑處於杭一日來告余別曰吾以貧故不能忘尺寸之祿然得一山塾瘠甚恐

無以給吾孥而幸前溪公之蹟在焉蓋括山之石門洞東距永嘉相犬牙三百里耳其初岩壁險峭草樹蒙密人無知其名字者往：不過為山魃木客之所棲託宋景平中謝康樂守永嘉尋幽得之始漸：以詩傳於人至梁天監有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歷有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繼至皆有詩唐末洞廢宋皇祐之元蜀李克俞守括洞始復復五十年當紹聖三年而前溪公守括有監州杜穎行縣過其地覺有異戒從徒持斧研道見之寫圖歸以相說前溪公驚愜即飭吏新葺之時朱元章守漣平生兄弟交也

馳報屬書其所為石門洞文於是林泉雲物雄詞麗藻相為光妍而洞遂為東吳形勝第一前溪公去洞又廢度二百年又稍復洞旁官為創塾而不肖孫承人之乏實始幸得瞻餘風拜遺澤雖藜羹糗飯猶將井之余聞其言為孟傳喜益贊孟傳亟往今人禮法家常輕詞章厭遊覽是自有說頌如石門者非遇康樂以來數公若君家先大父發明之而使稀奇詭傑之觀藏於荆榛狐兔棄於樵蕪鬼物良可痛惜孟傳官雖卑祿雖寡視先大夫身為二千石徒想像縑素間不得親往而謝丘李杜諸賢雖得親往然亦有官府不能久豈若孟傳三歲居游其中朝暮仰窺岩林俯聽鳴泉之為樂哉孟傳行矣他無以為言矣所知襄陽孟侯年方富清而能詩今適為其州焉其又將為石門動心乎

送高虎臣序

古之學者必始於鄉七雄已來始有遊學然漂流至漢而濟南伏生廣川仲舒之倫皆以居里著其名行示有本也宣為名州又江南部使者治所簡書之宗衣冠之業舟車之衝職庠校者恒多勞而少譽非望實兼茂疇敢居焉南陵高君虎臣醇資清裁隆齒俊

業魁然為桑梓稱首遂奉省符來正本學為之三基
旆衿歸良寮案推平官府稱賢由道是也豈惟行於
鄉雖違之天下其誰曰不宜君子以是知高君之學
成而將仕也滿秩之日驩誼騰興裒編載物冠以序
引

送趙生遊吳序

邑有雋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樵孫
生於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
遊此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
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

有陸海鹽絺緇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
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權之所用也
然而有言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
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謁有范
蠡希文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
留心其山有希丘靈岩之崑富峭刻其漫有松江震
澤之弥綿浩滉烟雲魚鳥池臺苑籟漁帆歌酒之玩
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
公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哇步轉易拱把而
居千金昔余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

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也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父壽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為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橐滿歆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賈敏求序

士大夫學成于家行孚于鄉而不得食一命之祿以酬其勞而至於子孫三四世停湏鬱勃則往：有清疎秀謹之氣外發而難遏君子以是占為將興之祥若吾賈君敏求是已敏求之先高大父府君為婺州鄉先生婺之為州有蘇穎濱詞章之俗其人喜清言而知道理有呂東萊淵源之化其人務學而敦本風流薰滋鍾于賈門府君既恬於勢名即退而考槃一丘誅茅澗岡之上蔭花樹木終為壽藏學徒致築場

之慕鄉人脩祠社之敬至今蔚々芊々雲滃霧積塲
孫中外重祠列騎時節拜掃以為金華之闕里焉敏
求收炊於既獲食果於愈熟奮其妙手一出而遊東
諸侯諸侯嘉其才再出而來為吾州學政吾州之士
師其賢余與之遊三年見其嗜善如飲食之於正味
雖日習之而不厭也惡不善如行賂之於臭穢雖人
不可違而必避之也嗚呼豈非世家習禮問學之所
成也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
而斬釋之者曰其人君子矣不幸易世而非君子也
者其澤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幸
而易世非小人也者其澤猶五世而後斬所以甚小
人也使世世而君子雖百世不斬可也敏求行矣可
以仕矣天之厚於賈氏久矣先君子之積至於敏求
而亦可以發矣故於其行也與之飲酒與之歌詩而
復贈之以序

送貢九萬詩序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
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教於
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解也
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

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宣學他時為江南儒府
凡綴教職於其間非才望高美誰敢居之而貢君九
萬蔚然以鄉閭之英板授而來為學本正三年終更
士論稱善君子嘉其能學而望其仕也咸為歌詩以
褒勉之而屬筆於前進士刻源戴表元俾題編什之
首云

送孔明遠序

余見聞時孔聖子孫有避靖康之亂而南者寓家於
衢四世而樞密公由太學發身位至兩府余生於單
寒長於卑蹇欲脩好於其門莫之能也已而其子明
遠以公府高選被符而來為明學正始得板緣事分
憑託意氣締交遊之誼焉蓋為明遠者居三難而備
四有余於是久而益嘉之明遠承聖人之宗欲守其
法一難也為人師二難也少而達三難也然明遠嚴
於自脩有泗侯持躬之愿精強嗜學有叢子纂言之
勤當公能讓有嶺南辭祿之潔見義力爭有寧州誅
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難宜乎誦絃洋冠裳鏘
鏘舒英乎聖林發名乎儒堂為家之祥為國之光者
矣三年教成懷牒北山凡我同業聲為歌詩而謂余
也厚於明遠且嘗從事於卜商衛宏之學屬以為序

送唐君儒序

杭學為東南望其來久矣士之自四方萬里至者遊多於居又多尊官貴僚博士暮朝將迎奔走僅率不失事故嘗不暇數：與諸生接而委責於其正正之為職其任重且難無疑前是典選者於學正闕輒停筆不敢輕注必擇學行材識卓然有稱于時而為士論所壓服者然後授之大德己亥秋攜李唐君君儒秩且滿杭士賢其為人而重其去群諗于剡源戴表元曰唐君學醇行良材通識清自其父兄家勢之所振激里巷場屋之所推擇則固已當濯纓青雲之淵飛居積星之林年運而邁方由諸侯賓掾佐屬計日積勞進名於天府此抗學之遇而唐君以為淹也凡我同志既各為詠歌道所以殷勤戀慕之意而子為序發之何如表元不得辭因為之序

送王子慶序

宇宙間清華奇秀之氣發於祥瑞者為醴泉慶雲珍禽異卉珠玕寶玉之屬而在人也為文章才藝殆未嘗一日闕於世使一日可闕則天地之氣有時息矣然自常情窺之頗若無預於治道而自古秀人才士制作精能之極必待禮樂太平全盛之日而其事始

備吾觀漢魏以後書學始興迨於六朝士大夫往往能盡如是數百年至唐貞觀開元中干戈弭寧諸所以黼藻緣飾之具次第施設而歐虞褚陸閻鄭王曾等輩鱗比櫛擁皆極一時之選此雖人事亦天運有所啓而然與自是浮沉顯晦又數百年而得宋之慶曆元祐風聲氣韻大畧與唐人無甚相愧而君謨才翁子瞻魯直與可元章伯^時諸公清才俊節雅詞盛德照耀掩映有出於觚翰黼楮之外則又非偶然而然也元興運化敷功比擬唐宋予以開明堂總章之觀輯康衢皇極之誦陳器車銀甕之貢展天球何圖之瑞神文奕繪岩書壁篆重譯而來四面而致所謂書林藝府珍藏秘玩固千載一時之最盛者矣錢塘王子慶多聞而博覽以公卿之薦乘軺詣都遂將汗竹群玉之堂雉黃五雲之閣平生知交賀餞滿道余為備古今難逢之會以勸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為沉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歡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為呻吟憔悴

悴之作又未嘗不撫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鑄
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覩而學未冠而遊未
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西馳騖自許要不
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為耕漁樵獵而不
可得耶故時、願養晦輩以為戒而不願以相激發
慕效自為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
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
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息夫朋友不出
於保社之間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
而趨者然後為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
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迂馭雜
楚原馳騁而忘返揚雄汙穢而不慙皆蒙譏後來而
自適放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敞
裘不惟厲吾朝氣以盡荆吳齊魯之冠而已聞燕代
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桀之才自理於博徒劍客
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
學不足為吾事也以為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為
余聞之為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
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有高
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為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

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自古超邁侷儻好遊之士所喜談山川城郭風物宮室技巧之奢麗可以動心盪目者無過長安洛陽成都廣陵錢塘建業而成都長安以險遠不易至惟洛陽廣陵錢塘建業平途順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攀緣之勞故遊者以為便然士非有事於進取與其篤好雖錢塘有不服至而况數百里數千里之遠乎鄉有鄭若晦與余同客錢塘之日久矣自其始遊臺閣之貴公方岳之名鄉聞其才多禮致之而若晦每得餘閑即浮滄浪穿崦嵫往來南北兩山間弥旬竟日若忘歸焉性喜作詩以西江葛處士慶龍為師得其法當意酣氣適信筆取紙自書山僧道人見之惟欣愛悅更下榻致饌食留連不聽去用是益無他人霸棲旅頓之絕憔悴之色已而若晦輕裝別余云將改遊建業察其勢又若不止於建業者為之驚喜過當夫建業固余舊遊相去三十年殘儒遺老猶有能記憶不相忘者乎旦夕亦欲一詣廣陵聞其蝗旱連年民居蕭然未敢舉足陝路士大夫近數數接之其人恢疎厚重矜其土風者也蜀道決不

可登人生何用必入蜀然後為名士耶因若晦行即
道平日雅素併以廣若晦之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為恨
自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
所健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
六七輩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
緱嶺踊躍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問以所
遇城郭富貴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
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為兗州由吳越計之
不過二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為儒
者姑所未論為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
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亢而
為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雕鞍輕轂憧於燕趙宋
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
二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為從事
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
東之賚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
嘉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為聖與之游理所必應然乎
夫今之為魯者非昔之為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

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遍天下而郡國所在
得設廟學建像祀則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
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遊魯余曰茲說似也
而惧愈為遊嵩高五臺者笑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
為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祀其丘隴
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為風聲德義有以
范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范我如天地存我
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
者亦未之能為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
不能忘則聖與之游為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
版他日戴星重斲以求達化乃方徘徊蹙縮為人之
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方中全北行序

曩時江南士大夫去閩洛遠嘗患於難仕仕又必須
材望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非官府公薦公卿
通知則不可必得往：沉埋竄伏沒世而無聞者多
矣三國以來畫疆而求畫技而用始有闕闕名字班
班見於史冊甚者床堆珪組庭業槐棘一門數世連
綿而不絕是何天之生材偏畷於前而豐於後耶抑
亦人物之顯晦時運之變通有適當其逢而不可知

其然也新安之在江南以山為州儒其間者是不一族當貢舉法行時方君中全之先大父廣西公首以毛氏詩策名鄉書登集英之甲科既而君父今通議大夫建德使君復用孔氏尚書為南宮進士第一於是新安道德詞章之士致通顯於時者雖多而語家世科目宦學能名必推方氏稱首銓改舉罷使君驅馳之倦既淡無宦情晚歲益貧落魄觴詠自娛以養其高年仕踞此曩時閩洛又益加遠子弟浮沉里閭艱闕往來侍養何敢出口言干祿事如積二十年余以事勢推之則前所云江南士大夫生於秦漢間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沉埋羸伏沒世無聞者累千百計何足怪也而豈其理當然哉文之中全一日過余而別曰存心今者行仕矣問何以行何以仕曰吾親之名之貧之久不仕自中外諸貴僚舉知而憐之於法上大夫得謝任子許授中士之秩幸而公府予之吾庶幾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薦公卿之知江南士大夫愈焉而不得者也方氏家世宦學能名其將復自中全始矣請以為賀復以為勉

送張叔夏西遊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

錫之衣垂織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為承平故
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罕落
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難歸愈不遇猶家
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
者既又棄之西遊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
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
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過而無
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遠之吾豈樂為此哉語竟意色
不能無阻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為樂府詞
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
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
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鍾鳴鼎
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
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
為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政復
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
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而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
吉輕行過門云將改遊吳公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
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為別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松江王月友嘗為余言其先人蟾客翁萬里入峨眉
山遇異人得道歸而授其徒有林生順衢者以歲辛
酉遊句容三茅之華陽洞所見奇花怪石飛臺湧殿
之類莊嚴閃爍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因辭師友去不
知所終當是時月友作詩誇餞之及他士大夫詠歌
從吏歎慕者甚衆而皆有世累不可往後四十年當
大德庚子歲於是月友亦以其先人之道被聘北遊
而能辭其官不拜歸錢塘城中閑居之日久矣一日
忽過余別曰吾之奔馳泥塗霜露間雖幸而少休每
清朝良夜思之未嘗不媿於吾林生也今將浮太湖
穿靈岩畧毘陵抹朱方遂尋華陽洞而訪焉子亦盍
有以餞我余駭而問之夫神僊之在人間世其理之
有無不可知就令有之則必忠孝豪傑之士然後得
為顧寒暑飢渴衣食之欲不必皆與人同而踪跡浮
沉顯晦自應去人不遠但人不得而窺之自余識月
友見其論平生交遊至余所畏愛輒諄動敦薦不間
生死階官俸祿可以榮妻孥眩童僕名為有識者猶
或好之而談咲不以輕意朱幡在前掉臂輕去麻鞋
葛袍傲睨當世無枉求無詭謁以此榮其身雖塵埃
市井烟火廬落何往而非華陽洞乎不然襟懷氣誼

有一不自得將望華陽之雲霞卓樹咫尺不得至至亦非吾所得有月友姑少徐々何如月友茫然而思恍然而喜曰吾非不解此然吾事不可止為子薄遊而歸幸萬一邂逅吾林生則亦以子語質之因書以馬餞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余自知讀書學文以至于今所聞見天下之士大夫畧可以舉其操若今廬陵劉公其非斯人也乎哉夫江西數州之在東南自二百年来常為文章議論之國廬陵之在江西數州常抗而先之若劉公則又抗廬陵而先之身在而世傳其書言出而人取以為法精神氣貌瀟然儼薄於一室之內而環其州千百里之儒者顛倒傾動雖其怨嫉正色而不議敢焉此豈苟而然哉羅君志仁壽可之居接劉公為不迹能以文得公之言而携之遠遊於浙河之濱浙河之濱之人聞其為公之所與也莫不愛之壽可又能自以其詩與文取知於人人叩之而不見其窮即之而不見其矯皆曰是宜為劉

公之所與也莫不愈益愛之愛之則必有合壽可曰
吾無意於合也吾之居吾鄉不為無樂吾猶有垂白
之親吾所為僕僕而來者向也吾之至於斯也而不
得盡其交遊吾求以盡之今盡矣吾歸也吾無意於
合也余愛其言握其手而告之曰壽可賢乎蓋壽可
劉公客余亦劉公客余不敢不盡於壽可為壽可謀
凡壽可所自道皆是也竊有以廣壽可人之不得安
於其居遠父母棄墳墓而出者非獨以盡交也亦以
學也其為吏與商賈也不與焉壽可之遊將以盡交
乎誠已少足矣抑以學則子之鄉既有劉公而復求
劉公於他人之鄉乎子歸而竟其學學至於劉公之
年子之鄉有學子者如子之學劉公矣譬若宗子之
子復將為宗不亦善乎而為壽可謀之乎雖然學必
一於道壽可盛年而時：學於孔氏之外不可也若
劉公學成而及之可也所謂小德出入者也然亦不
可不慎也壽可之歸也亦以請之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麗涼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
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
無經生也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

西北其紆夷演迤至於長淮之廣袤妖美不耕而善
植少塞而耐居士大夫嚴莊重戴琴劔詩禮雍容喜
功名謹然諾以為俗余嘗官學經從見東南交遊中
有負直寡言不事奔謁諧媚談譁者望而知敬其為
淮客也兵興以來幾三十年加之以連歲旱蝗飢饉
而民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
郵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為正於淮安學余既稔與之
善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往而惟母以既多者取
足於己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茂
叔之職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南亦披曾
傾臆盡出其蘊為同業者講焉要必有可觀者茂叔
其以余言為然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四明戴表元師初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井泉近臣乘統而致辭瀛洲仙官揚鑣而先塗文明星羅從徒蟻奔板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者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脩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緼袍筆硯爾汝頌單力不可與饑凍抗

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
夜聲出風雨赤日汗流而挾日不知此其堅忍強志
歆何為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
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
易此也及乎行名成享高卧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
鴈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
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而豈一朝一夕
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
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
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
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乳
習熟之久蓋有其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
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
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塗方開紛華嗜慾可以
醉人之具不一惟夫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乳也哉古
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壯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為言考
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
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刻
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岩僻谷
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
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埋藏匿伏積千百年
而不得一日之遇而斲丹締漆貝毛筍括尋常瑣細
之蓄在於國客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况
於秀人奇士懷不可虛之藝而逢不可失之時者乎
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
幸而為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於通上以
取榮祿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
謂勞矣萬於一之中鈍情慚憊自棄者又所不算貢
君仲璋以儒隱宣城南漪湖上余嘗過之觀其居家
享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感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
詞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墟其天資疏通爽邁可
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
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
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糧秣
騎滕觚篋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
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駿士必快慕之余縱
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即取印綬節
傳為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賦當兩都三大禮獻太

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
沉渙忍烏常流凡濟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
光明月于將鎮鄒之氣將辭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
時騰驤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慙儉自棄
往願為弩舟締鉄貝毛筭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
不肖相去若是遠哉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爲別

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
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
之氣鬱々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銜飾每從其所

歸未嘗不發慚面汗也後四年以抗學博士弟子識
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亦英爽峭邁下筆
造次數于言不休而踰之無復世近軌迹至於清談
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畧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
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
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
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
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
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皆
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脩者歐

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
劉公之法也碩常熟：烏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
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
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
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為稍久必
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年余遂窮老不可出
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
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
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
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乎誠美矣已
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湏一言以處別
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辱獨叙平生
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弘詩不云乎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州判吳君還番陽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官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
陽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既而松相與
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清吏懾其明而吾徒
敬其文雖侯之材其槩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俎幾
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

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具僚而為惠於
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
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胸中而措之也及乎歲
鋒歛穎韜潛謹飭冰淳矢直邠曼客之浮沉小官繫
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臺振積周遭整刷春旋
樞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頗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
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
所怍祿雖嗇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
蒙瑕累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
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大黜汰褒勸甄侯
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似頗有激勵而官
期滿矣乃相率作為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
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
陽耆舊兼載名宦今而後吾州父兄弟見山川草
木誦侯之篇章經池臺館舍想侯之為人自不能以
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
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人人有視其世為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
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

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為衣冠為血肉為君臣為鬼域廢興治亂之故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恠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為理處其近者難為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為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持久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兄子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脩羸勝約啟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嗚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日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為歸亦值其窮者官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

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容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邈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爲之序

送老其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憖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章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之弟子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姑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未上饒之明年有池陽井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朱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

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
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
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嘗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
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
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
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
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期
願婆婆黃金輿馬淹一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
不遠甚哉

送東吾省序

始余讀史記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嗤之以為
捨本業而事遊說非其士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
得推擇為吏遂去竄於俠徒嘆曰此猶先王之遺澤
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焉能時其緩急而
馴養其才技以為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之
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
身俯伏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為多才而
寡過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為州以余
所知名賢比之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
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客施鉛

山宋吾省自余之息肩無一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為
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
沉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粗足是既
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
氣誼者之貴而謹乎吾聞吾省天資蕭爽居財殊不
吝澁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為吾省惜屬有行役為
畧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為吾黨勸焉

贈曹子貞編脩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
河喬岳之類往：皆在西北而支條餘委散之焉清
纖峭麗奇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
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為然世之
君子詮量人才之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遠然
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碩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
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即南遊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
札雖早集文學而不憚北遊齊晉魯衛諸國日與賢
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為足
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狃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
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荆近不

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穀穀之內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可相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世矣獨時：俯仰方冊見六合外事及間接古名賢人晤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啟羈羸縶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負其居居東平諗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

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為子貞難為余易也何也余之狃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彼渠之水瀦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涸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微服處廬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愚之狃愚瀦波渠處閭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山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為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諗焉無必

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克於其欲必克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因以爲序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闇葺晦昧者托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才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才聰目才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陷而入水火今日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曰聰不必至於聰鬪蟻明不必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銛而寧德士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溪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爲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時方以闕闕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即板援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群衆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

寒遠實用所長取諸於人寸量尺叙然後至故其語
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
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
二十年家單仕絕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
浙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
遇宣城校官字彥實於杭問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
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機
春穀奔竒聞異解蹊通部屬一一去人甚遠茲非天
之所生為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
徒甚急令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
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
使人畏其銛且驟而益務箴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
何如同宣城見王敬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土連吳荆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
中原者謂之竒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輶之傳無
日不以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
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寶
犀魚孔翠鮫魴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
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

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舉科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群詆族誅之惟丹陽龔子敬遇予與之商略此事犁然有當世之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鎮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為名公卿賢師帥童邕之年珩璜耳習龜組目饜及今春秋鼎盛迺方從于大夫率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沉里巷居常自諉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人乎言游之絃歌也而慕之者復為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為子雲相如以風土評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為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序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尚攘臂企趾為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潮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闥而入牽且至則脩衣冠振顏容

候其一言以為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策未解而他
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余余驚
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
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
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
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為誇而術嘗不貲余深異之
以為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濶
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傭書於鄆而生適復來當是
時鄆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存者往：病廢先業求
昔之所依以為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為
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尚若有得乃
督力趨斲矍鑠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
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
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
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為京房郭璞生於母數
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
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纏度去
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徼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

簾獲肆業愈售則愈貴重不可棄有歐陽可山栖
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即篝燈露談市中
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雜取五行生剋制
化之說士大夫既相駭惑而衆星翁亦共排斥之以
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
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
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况
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
下例以五行生剋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協
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
驚嘆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
謝生亦學可山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
摩某禍後當如彼某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具屢寫所
經累囊掘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人哉謝生之父
於余爲同產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
若以余爲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窶
廢阻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
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遂書所見勵生
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
趙君躡字立道年三十以闕闕辭翰志節當得美仕
一日棄其家徻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
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也日數言三茅試依
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荧林薄間穴窓
窺之果趙君即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產挾持
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戀念三茅怨其
家奪其志曰必殺我竟以此快！得疾余嘗疑之趙
君非徻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
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林丘壑煙霞

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
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歆有所建立則不暇得
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
制累窘於力與不暇知耳故如趙君之損身行志世
人徻：驚駭以為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
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三十
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
竊有愧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情無復四
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
來欣：然有令人駕青牛騎黃鵠之想而公度方以

名字通籍金閨年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聞者則
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之
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
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
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
勝門戶當扶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尚未晚
也

送郭以南為道士北遊叙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為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
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遇也

於是乎磔裂四出散而為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
林岩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為高
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踪跡崦嵫言行談
譎往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
公輔鄭遨之高才絕識動輒離家棄俗俛首去為黃
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恣睢無以
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為公卿淵府
一閔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崛強
自負朝遊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
而老惜然不免有霜露憂則投章甫列逢掖遂一往

為老子役若終身焉既又憧々然有嘯蘇門棲松高
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竒之以南者蓋余所云
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既不足求之
養人亦不能有餘焉者也雖然以南者儒也儒者之
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
出而嘔百川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
而簡其資之以為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
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逖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
無累身於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
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為遊則雖眠
行躡足役々於道途之間祇自弊耳郵為東南斗絕
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鴈宕生東
南不得一至焉以為闕故凡懷章之吏彈鋏之客莫
不領睨軒舉指為先登他日群而質之得至者十無
二三焉是非有數彊絕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
足以為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
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淳
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

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癭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頌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况二山之犬牙吾邪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為彼之遊則易然為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畧天台而窺於雁宕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為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博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手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為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恠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儻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葦山而諸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了若山林避世括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畧造意即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䟽通滯碍果各係其逢哉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

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州後天姥
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諗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思
上人字以仁自四明晚髮即往居之爲上人喜上人
曰吾何爲拘於此肩一簷綠石橋循鴈岩出金華
洞過天目拂靈岩虎丘浮金焦仰鍾阜沿瀟皖投康
廬二林久之畧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
跨巫峽歷蛾眉望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縱觀於
蒼梧之野無難也已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
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遺
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
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高交友滿江海
今亦掛不念顧歸而見雲門花木樹石皆吾飲食臭
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煙霞天
露皆吾囊索儲饌見雲門禽虫魚鱉皆吾過從還往
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人世之適有
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碍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象
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
軒綏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鳥道一宿可至秋
高山中熱時上人爲我取葛翁泉釀酒數到酌行蕩
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踪歌徹公之遺

篇陶、乎驚、乎喜而遊憊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
盧而嘆余亦覩縷而書以為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之軌道通而東南岩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
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者也然皆不能
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
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
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者為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
為樂庾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
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聞而異之

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於彼蓋吾居越吾
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遊遊南天竺視南
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刹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
然為之五年而山庶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徒餘
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
餘姚山中耳頌為瀑布則有瀑布事、有當北遊
者吾為瀑布遊且吾聞薊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
焉固得一寄目以撫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
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為之懽悅自失不獨
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

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為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為序

朱尉開伯求墓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吳鄉為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己己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為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薇公新仲遂為鄞人紫薇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况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焉况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浹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攷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即失事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桐鄉焉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

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鄆父
之益困謀居沂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
還剡以簡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伯方儼然負其
齋衰經失聲而哭其母却立俟其氣定問之簡伯咽
而言狀而既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為吾來者問能
歛乎曰幸歛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
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為
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為之喪問有賻乎
曰吾羈旅之人也而孰為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
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為之番行而圖之
為之經紀為之告於人而人不知戚也迺而告之曰
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
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
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
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
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
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
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居蓋
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薇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
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

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聞伯曰吾心恚然安能為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聞伯者以為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為其類之宗者必異在言鳳飛而群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群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反以為怪哉或曰彼為鳳者固不顧人之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為宗庚午歲楊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積之以進畜水聚小魚千百積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強從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攷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統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過於漁人之積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於之儒其當為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畧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翅然歆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已

道推而同諸人耳而柰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愿
流俗揚朱墨翟釋老之同焉鳶蛇蚓之同也群然而
飛群然而游又群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
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
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
實者為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
之為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為吾
道吾類惧焉鉛山王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
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脩
博學高文章亦詵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論之何如

大德己亥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尊而法踈權尊則易取人法踈則人
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
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
欲吏來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為喜然初不
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
則人自聞風慕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
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
以下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

以至江南異時自通令守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遷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往、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趨趨畏服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勾稽剖析之類而師儒之職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及不又係乎人之自為之歟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志節者或耻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闕升府俾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容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材昔夫子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且將四面果糧而來於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止矣

合一縣之官自其長茅而下之曰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徼而卑止矣然尉與巡徼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推行勢伸若不與縣相混主簿雖尊於尉與巡徼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勞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憚為之昔者余與友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間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慷慨喜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為數：嘆息不置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技角於有司屢為數萬人舉首又進為國子生文譽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喜曰吾不能忘祿而為此然幸而得免於前者之嘆及既為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奮不失已而已凡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願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皆悅塵而仙簿書蠶楚之吏欲為南仲而不得者若坐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為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翫翱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手於是人皆復為南仲嘆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余曰南仲無嘆也南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為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

亦非必以其官也。今之所見勞多而奪近有尉與巡
徼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為也。南仲
行矣毋以誘迂毋以脅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
而土美士大夫非樂靜慕奇者不至。將有憐子之才
而援子於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
志者遂各為詩歌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
屬以為序。



原件短缺

卷15~22

